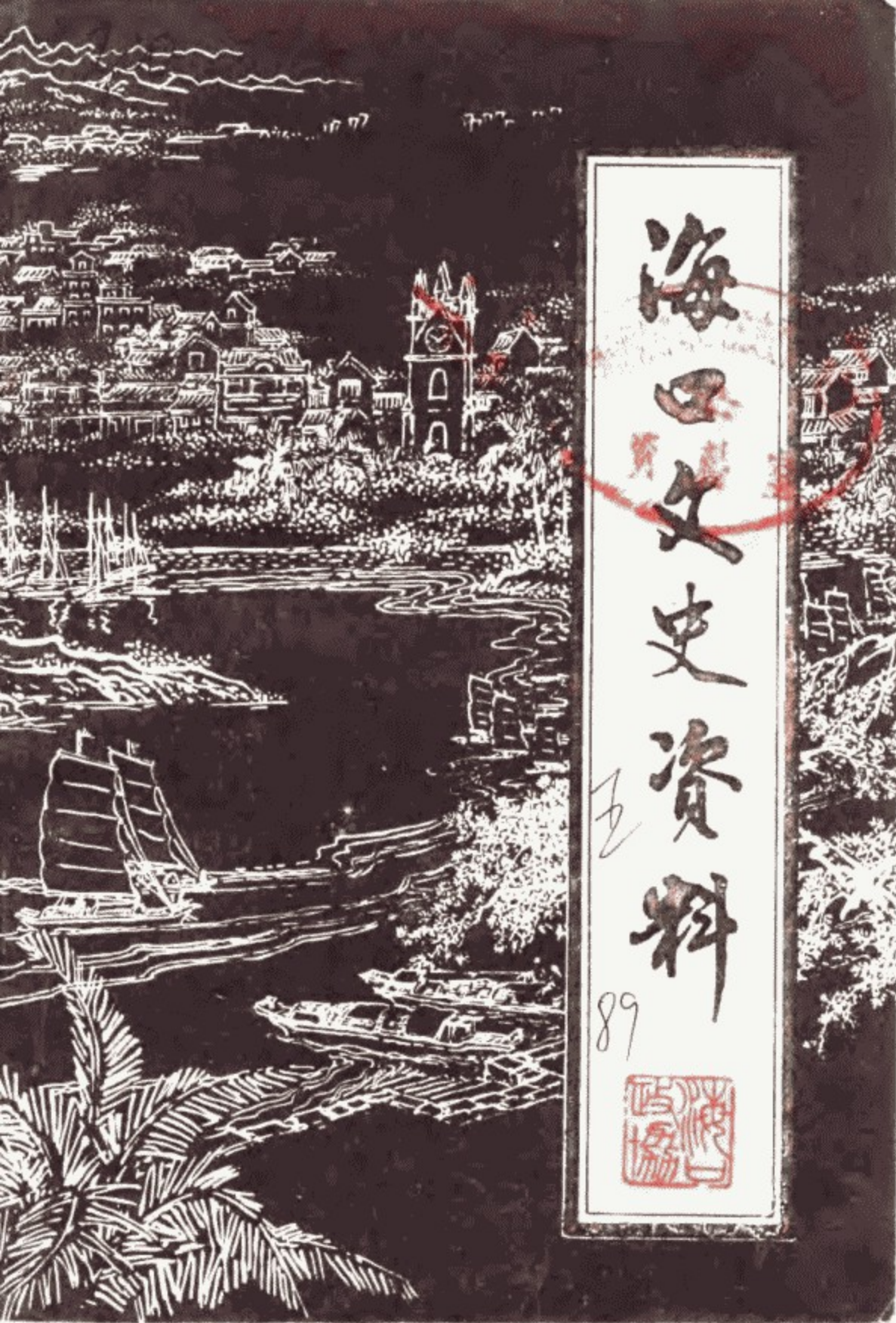




海口文史资料

89



181/37

海口文史资料

第五辑



刘作忠藏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南省海口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二月

封面设计：李欣皎



海口文史资料

海南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琼 印 准 字 第 2002 号
海南农垦报社印刷厂印刷

目 录

陈济棠、薛岳在海南的最后统治见闻

.....梁国武 (1)

罗经盘起义经过.....杨 剑 (19)

海南民革史略.....冯仁鸿 韩锦元 (90)

爱国人士邱秉衡生平片断.....邱宏泽 (85)

民国时期海南岛报刊目录简编.....麦 穗 (53)

解放前海口新闻事业的回忆.....陈铭章 (77)

建国前海口市金融业发展概况.....程茂材 (106)

民国时期长流地区的典当业.....吴国礼 (127)

清末民初海口市的“五行”及其“会馆”

.....杨家和 (13)

关于海口最早设市问题

——原广东省国民政府议事录.....王君伟 (50)

海口海关史概述.....许宗儒 (35)

秀英与秀英港.....冯仁鸿 (32)

陈济棠、薛岳在海南的 最后统治见闻

梁国武

一、陈济棠出长海南的我闻

蒋介石在淮海战役惨败，被迫让位给李宗仁，退居幕后操纵后，突授意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发表陈济棠为海南特区长官兼海南警备总司令。其原因，除蒋介石需利用陈与李宗仁、白崇禧及当时的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都有嫌隙，实行“分而治之”，使互相牵制，以拆散李宗仁策划的“两广大团结”，反共又反蒋的阴谋外，宋子文的从中撑腰，亦起了重大作用。

陈济棠在广东垮台后，即由反蒋转为附蒋，以图“东山再起”。陈在抗战初期，在广东垮台前曾将其向意、捷商人买下的大批飞机和军械扫数献给蒋，以弥缝彼此间的裂痕。并向宋子文靠拢，以取悦蒋宋。

抗战胜利后，陈寓香港，更通过其心腹何莘，勾结蒋的特务头子郑介民，假香港富商周文治家，经常接触。周、郑都是海南文昌人，陈企图通过郑与宋子

文的同乡关系，进一步向宋投靠。

宋子文任广东省府主席时，何莘曾数度持陈的亲笔函，自香港到广州，拜会宋子文。1948年间，何莘受宋命出任湛江市市长，我曾在湛江他的公馆闲谈时问他：“你自1936年秋随伯公（陈济棠字伯南）下野后，在香港作寓公已十多年，从未出来做官。湛江市长的职位与你过去的身份不相称，何以忽然屈就？”何说：“为了伯公将来的出处，不能不作此权宜之计。前此数次奉伯公命自港赴广州晤宋子文时，宋一再要我出来帮忙，我都辞谢了。这次宋再邀我出任湛江市市长，倘推辞，恐损宋的面子，失去宋对我们的信心，伯公曾从旁劝我：‘广东有地位的军人如薛伯陵（岳）、余幄奇（汉谋）等，所以能站稳脚跟，都因会走政治路线。伯陵依附陈诚，幄奇投靠何应钦，都立于不败之地。我过去所以失败，原因固多，而以政治上的失败为主。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心腹，我们今后必须与宋拉紧，才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站住脚。宋是个欧美官僚派头十足的人，极爱面子，你必须敷衍他，不要计较市长职位的大小，暂时屈就。只要我们能依靠他打通蒋介石的门路，前途是远大的’”。何莘任湛江市市长仅六个月便辞职，确是为陈拉拢宋而权宜行事。

宋主粤期间当桂系白崇禧为拆蒋介石的台，缓和解放军的攻势，曾在华中放出和平空气，指使广西、

湖北、河南三省的参议会发出和平通电，并派员示意广东省参议会议长林翼中(陈济棠的亲信)，请他以广东省参议会名义通电响应。林以“这事必须征求宋主席的意见”为辞，婉辞拒绝。其实宋与其江苏籍情妇刘美莲在广州姘居，亦以陈济棠在东山的私邸为“藏娇”之所，这是当时负责宋的住宅警卫工作的广州警察局保安总队长程长清事后告诉我的。宋、陈关系的密切，于此可见。

宋子文对海南的丰富矿藏，早想攫为己有。远在宋主粤前，即曾假回乡祭祖之名，携同矿务专家，亲回海南察勘。只以时机未成熟，又未觅得适当的人合作，未曾着手。陈济棠对此，亦早存染指之心。

有此种种关系，故在海南改为特区，长官人选因经费、兵粮不易解决而难产时，陈济棠便因获得宋的支撑、为蒋所属意。

陈出长海南得到宋子文的支持，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事足资佐证：

1949年广州解放以后，陈济棠因海南警备总司令部被裁撤，他在海南新成立的几个师和旅(即下文所述莫福如、黄质文、陈济南等部)亦拨归薛岳新成立的海南防总指挥，变成光杆长官，甚为不满。陈为了保持自己在海南的势力，拟另行组织直属自己的地方武装——成立几个海南特区警保师。在酝酿期间，陈的秘书长黄麟书，陈的“文胆”林翼中，匆匆

往返香港和海口，外间殊少人知。林自海口飞返香港不过十余日，陈即正式宣布成立三个海南特区警保师，每师下辖四团。陈济棠在这三个警保师成立不久，便从香港运回一批美制军械（包括手提机枪、卡宾枪、威力曲等）及日制军服绒三百匹、绒军服外套四百件（后者分发给各警保师校级以上军官），据海南特区长官公署高级参议陈伯英（是林翼中的表亲）及陈济棠的襟弟陈弗堂告诉我说：这些军械和被服都是宋子文从前准备扩充税警团时购存在香港的，这次由林翼中负责交涉，从香港设法弄来，并云以后将源源接济等话。可见陈在海南的活动，是得到宋的幕后支持的了。

二、陈济棠在海南的部署和掠夺

陈济棠出长海南的任命发表后，曾受到主张“琼人主琼”的国民党人士反对。陈在赴任前，曾在其梅花村公馆召见海南留省各界人士廿余人，提出治琼四点方针：1. 原广东第九清剿区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韩汉英任用的各县县长一律照旧供职，不予更动；2. 地方税捐涓滴归公，用于建设地方事业；3. 希望琼籍人士向南洋华侨鼓吹，投资建设琼崖，开办矿务；4. 准备建筑环海公路，并继续完成榆林港的建设。散席后，并授意当时的临高县长陈炜章联络海南的琼山、文昌、定安、澄迈等县长联衔通电拥护陈赴

任。陈接电后，才于5月1日到海南就职。

陈组织海南特区长官公署时，原拟荐林翼中为副长官，嗣以林为现任广东省参议会议长，且负责为陈联络各方面人士，任务更重，故暂空其缺，至广州解放后，始调余汉谋担任。至海南警备总司令一职，据何莘说：陈原拟荐他担任，亦因他在香港负有重要责任，故仍由陈亲自兼摄云云。

陈就任时，确曾自腰包垫出港币一百五十万元来应用，以八十万元为开办费和招兵费，以七十万元交云振中携赴泰国购运大米以充军食（这笔款后来被云吞没）。据陈的胞弟陈济南对我说：“（维周哥）陈济棠的胞兄，为陈主理在香港的产业和生意。）当时极不赞成伯哥垫出这笔巨款来做官。但伯哥解释说：‘海南素称天险，共军没有飞机和军舰，决不能飞渡。不用说固守一年半载，即三年两载亦不成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只要美苏战事一起，形势即对我们极有利。到那个时候，不用说恢复以前的地位，连大总统也有我一份。’”陈济南说到这里，还盛称乃兄的“眼光远大”。

当时，南京已解放，局势日形紧张。陈即委其妻舅莫福如为海南警备总司令部新编第一师师长，赴高州、茂名招兵成立部队；黄质文为新编第二师师长，赴合浦县、北海市招兵成立部队；陈济南为警备旅旅长，赴防城招兵成立部队。同时将海南所属各县的县

兵队、警卫队及各区乡的团队调整补充。又以雷州半岛的徐闻与海康两县作为防守海南的外围线，电请薛岳（当时尚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将该两县（属广东省辖）暂拨陈节制，由陈派员前往担任县长，并电荐梁国武为徐闻县长，负责指挥徐、海两县的联防事宜，嗣以梁辞不就任，改委海康县长陈桐负责指挥，以便必要时以徐闻山为根据地，伺机袭击和窜扰该两县沿海一带解放军的后方，以巩固海南的防卫。

此外，还派海南警备总司令部副官庞凤翔带兵两排，指挥广东省江防司令部所属海虎、维周两舰（均为当时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拨交陈济棠之载运来往广州、海口之间的物资所专用），到广东南部沿海一带，东起电白的水东，西迄合浦、北海，强迫所有大、小木船，全部驶往海南岛北端的白沙门附近集中管制，如有抗拒，即行击沉或焚毁，目的是避免为解放军所利用。但仍有许多船只因事前获得消息，纷纷驶入各地的小港及河汊逃避，使陈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加紧在海南进行经济掠夺，陈曾先后委派陈济南的内兄陆傲霞、陈维周的心腹李某为海南岛矿务总经理，与美商订立了合同，由美国轮船两艘，隔日交替到八所码头载运石碌铁矿铁砂前往香港出售。并载运水晶、金、锡等矿砂前往香港，其数量及售价多寡，则无从查悉。据陈济南等表示，这些矿产的收入，每月

约共十多廿万美钞。

与此同时，还由陈维周介绍其女婿李培农与香港商人张远初到海口，在中华大酒店赶紧筹备成立海南岛猪牛出口办事处，专运猪、牛赴港出售。猪每只抽出口税五元至十元；牛每只抽出口税十元至十五元不等。在头几个月，收入极可观。陈维周在香港，则利用载运猪牛回空的船只，载鸦片到海南出售。一来一往，两利兼收。

陈济棠在海南貌装“廉洁”，私下则通过其妾冯锡如、侄婿李培农，勾结警总参谋长陈锦君，利用职权，自香港购运私货到海南倾销。仅1949年8月间运进的一帮私货，价值约港币六、七十万元，种类包括香烟、罐头、布匹、火油、电油、化装品、盒装鸦片烟膏等。他们每次运入的私货，向例是在海口附近的白沙门港口起卸，伪装军需品，由陈锦君派警总士兵护运至海口。是次载运私货的机帆船因遇大雾，迷失方向，误入乐会的北鳌港，迫得将私货就近卸运至琼东的加积市，准备用车运回海口。被当地人民发觉，哄动全岛。陈济棠见事泄，为掩盖人耳目，派警总中校参谋陈玉琴率兵一班至加积，阳称查办，暗由陈锦君面嘱将私货运回。詎陈玉琴竟窃卖掉一小部分（约值七、八万元）被陈锦君察觉，密报陈济棠。陈济棠即将陈玉琴以贪污论罪处决。陈玉琴被押赴刑场时，沿途破口大骂，尽揭其私，致陈欲盖弥彰，成为海南当时一

大笑柄。

此外，他还一度委任他统治广东时代的禁烟局科长云尧生，为筹备中的造币厂厂长，计划收购海南及雷州半岛市面流通的“大头”银元（铸有袁世凯像，每个银元的含银量约有七成左右），改铸成铸有孙中山像的“小头”银元（含银量仅四至五成），并利用海南开采的银矿砂作原料进行铸造。这一计划后因广州解放，局势益紧而流产。

三、李宗仁、白崇禧在海南所受到的冷落和打击

1949年9月下旬，国民党在华南的局势已岌岌可危。李宗仁突从桂林飞到海口，与陈济棠密商。事后，陈济棠的长官公署总顾问曾强（曾任陈的第一集团军副官处长，是陈的同学。）对我说：“李宗仁这次飞来海口，目的是拉拢陈济棠，拟在海南重新成立总统府，与台湾唱对台戏。陈的态度很冷淡，没有明显的表示。”陈济棠的参谋长李子明（与陈济棠是留日同学）亦曾对我透露：“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李（宗仁）、白（崇禧）曾与陈鼓吹两广大团结，与蒋介石对抗。迨蒋介石收买余汉谋倒陈，李、白却坐视不救，陈卒以此垮台。李、白随后‘看风驶棹’，归顺，中央’，以保持广西的地盘。陈的内心，对李、白已存极大愤懑。这次陈对李来海南，态度冷落，使李一无所得，这是最大的原因。”

李宗仁在海口时，曾面嘱林茂（海南人，曾充李的旅长，当时是李、白的幕内人物。）调查登记曾在桂系部队任过中、下级军官的海南人士，由林茂召集传见。林当时仅集合得卅余人，引至海口市银行楼上（一说李是住在空军招待所）李的寓所谒李。李与他们谈话后，曾在海南酒家设宴招待，故示亲热，冀掌握海南的一部分地方势力。但因李与陈密商无结果，不久，李即悄然飞返桂林。

同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相继逃到海南，桂系黄旭初、夏威部队正自广西向广东南路溃退之际，白崇禧偕李品仙同到海口，会晤陈、余、薛，重弹“两广大团结”、在海南成立“新府”与台湾对抗、“既反共又反蒋”的老调，事为蒋介石所知，即派陈诚和顾祝同，于白抵海口的第三天，乘飞机赶到海南，借与陈、余、薛磋商时局，筹划防守海南大计为名，拆散“两广大团结”，打消李、白在海南成立“新府”的计划。白以事情已泄，且接到所部张淦、徐启明两兵团在溃退途中被解放军歼灭的消息，知空口说话，难望有成，恐反遭陈诚、顾祝同凭借“中央”势力胁迫陈济棠、余汉谋、薛岳联合起来对己不利，即乘他们正在会议之际，与李品仙乘飞机溜往香港。陈诚、顾祝同见白已去，也于两、三日后飞台湾。不久，即发表薛岳为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在海南的陆、

海、空三军，调余汉谋为海南特区副长官，把广州绥靖公署和海南警备总司令部撤销。桂系插手海南的企图，遂成画饼。

四、陈、薛在海南的矛盾

海南警备总司令部的裁撤，对陈济棠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说：这个策划，是陈诚所出的主意，目的是造成清一色的陈诚系势力。当时国民党手上只剩下台湾和海南两个基地，台湾已掌握在陈诚手，海南再交给陈系的“打手”薛岳，陈诚就成了国民党内唯一的实力派。

陈、薛本有前嫌，陈到海南新编的莫福如、黄质文、陈济南等部拨归薛掌握后，薛的气焰更凌驾在陈之上。那时，遇有要事须会商，只有陈亲往防总晤薛，从未见薛到长官公署晤陈。有时陈自己不去会薛，就由余汉谋代表他与薛周旋。余在当时，成了陈、薛间的桥梁。

据说：薛因自己的嫡系部队第四军兵额空缺甚多，曾要求陈把海南各县的保安队拨交薛统辖，并从中挑选青、壮队兵补充薛所辖的各部。陈以各县保安队属地方武力，为维持地方所需而拒绝。

陈的特署经费主要来源，是海南各种矿务的收入。薛见利之所在，又借口防总经费不敷，思乘机染指，要求与陈合作开采。陈亦以矿务收入是特署的经

济命脉所系，加以拒绝。陈、薛间的成见，愈闹愈深。但因有反共、反人民的共同目的维系，虽异梦，仍同床。

陈有一个时期，态度极为消极，既不到特区长官公署办公，复谢绝见客，每日唯携爱妾冯锡如在海南各名胜中闲逛。直至获得宋子文支撑，另行组织起三个警保师，才活跃起来。

五、海南防线的划分及其内部矛盾

解放军集结雷州半岛的海康、徐闻两县沿海一带，并多次派出先锋部队在海南登陆成功后，薛岳慑于解放军的声威，曾从新调整防务，其部署大要如下：

1. 划分海南岛为南北两地区以利防守。由加积市以北至海口市，以及澄迈、临高、儋县属北部地区，划为第一防线。

加积市以南至三亚榆林港，以及崖县、感恩、昌江等县属南部地区，划为第二防线；

2. 第一防线由薛、陈两部负责防守。陈部负责海口市以东至文昌县铺前市沿海一带地区；薛部负责海口市以西至儋县沿海一带地区。这一带地区属第一线的整个北部地区的防卫部队，初时统由防总参谋长李扬敬指挥，因李是广东军界前靠，职位及威信均相称。后改委李铁军负责，直至撤退。

第二防线（南部地区）由“中央”嫡系部队刘安祺廿三兵团负责防守，择要布防，并抽出第卅二军的一个师集中加积为总预备队，必要时增援前线。

当时，驻海南的蒋军，以“中央”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薛、陈两部均装备较差，且都是在大陆被打败后撤整、补或新编的队伍，实际都是乌合之众。按常理原应将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嫡系部队置于第一线，薛、陈所部置第二线。但由于蒋军内部派系矛盾重重，蒋介石要保存实力，不肯将其嫡系置于第一线，不得不轻重倒置。薛、陈之间的意见亦不一。战斗开始后，“中央”的嫡系部队都不听指挥，一味撤退：驻榆林的刘安祺廿三兵团一听到海口解放，即不待命令，先行登上台湾预派的船只逃往台湾；作为总预备队驻防加积的卅二军部队，在临高前线危急，薛岳电令马上增援前线时，亦借口车辆不敷，按兵不动，并向榆林后撤，抢先登船逃往台湾。大吹大擂一时的“薛伯陵防线”，被解放军一触即溃。蒋介石企图以海南为反共基地，喘息待援的幻想，亦随之破灭。

清末民初海口的“五行”及其“会馆”

杨家和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宋代，海口白沙津已成为本岛对内对外贸易商品的集散地，与泉州、福州之间的贸易已极兴盛。明代的海口港门，正如丘浚所记：

“帆樯之聚，森如立竹”，可观其贸易盛况。清康熙撤除海禁之后，海运更为发达，商号剧增，形成“福建行”、“潮行”、“广行”、“南行”、“高州行”等“五行”。各行为了联络乡情，维护同乡的利益，相继设立“会馆”作为聚会的场所，这就是各行及其会馆的由来。

现将各行概况分述如下：

一、“福建行”

“福建行”系由泉州、漳州、厦门、福州等地商人开设的商号组成。以经营茶叶、凉果、干菜、烟丝、京货等为主。

他们先设“漳泉会馆”于白沙门上村，后于水巷口设“福建会馆”（今址在市五小学）。迨至清末民初，会馆先后由邱景祥、陈济川主持。邱景祥开设“邱